

羞涩

潘鸣

似乎很久很久，没有念及“羞涩”这个词了——那种因害羞引发的内心的胆怯、憨涩、难为情，延伸至行为上的局促、扭捏、汗颜、慌乱失措等，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绪波动和情表呈现已越来越少闪现。正如我们徜徉在今日的溪河水畔，已很难在喧嚣的漩涡中寻觅那一尾尾银亮烁烁的灵性身影。

那些时光，羞涩是一种原生态的世俗表情，如同乡野阡陌上蔓生如茵的麦草那样寻常。

月上柳梢，初恋人相约黄昏后。女孩儿是羞涩的，见了面深勾着头，又忍不住偷偷用眼角来瞄身旁的那个人。吐气若兰，语细如丝，两只手反复绞着一方绣了梅花的白绢。男孩也是羞涩的，从不口吃的人，偏偏此时说话就结巴。提前预习了一肚子的温馨浪漫话语，这一刻也抖落不利索。身子想靠近又不敢，若即若离的，在那儿轻轻一摇一晃，像是有些醉酒的样子。

小学生学雷锋迷路老人回家不留名，老人家属到学校寻着孩子，竖着拇指连声夸赞，还庄重地赠送了锦旗。全场师生为之感动，报以由衷褒扬的掌声。这时的小学生，羞涩如花儿一般绽放，扭扭捏捏站起身，脸刷地红了，那红一直蹿到耳根下，垂手极不自在地抻拉着衣角。那样儿，倒仿佛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居家过日子的夫妻也含蓄着一份羞涩。彼此称呼，从来不会称一声“亲爱的”，不会道一句“我爱你”，甚至连一个温软的昵称也没有。他们觉得那样会肉皮发麻，出不了口，反而生分了。他们当然也甚是恩爱，但深沉的情愫是依托那些无声而琐屑的行为来传递的。每每隐藏于女人为男人缝衣纳鞋时千针万线的密实针脚上，包含在男人上街赶场为女人精挑细选的一柄桃木梳子和一面玻璃小圆镜里，浸润于饥馑日子彼此推让的那半碗汤饭中。

我也曾有过羞涩。在乡校任教时，一次去县城办事，中午饥渴，到南街小食店买了一份肉臊水面——当时对低薪的我已算是“打牙祭”了。先在柜台付钱领一绺儿印签凭证，然后去厨灶边排队领取。

好容易轮到我，一锅熟面刚捞完。掌勺的师傅顺手收了纸签儿，丢入那个专用于浸润票签的水碗，边搅和新下锅的面条边说：“等着这一锅吧。”谁知，这时生了意外，铺门口那边店长一迭声催喊掌勺师傅马上跟他去粮站进货。师傅应声放下勺子，忘了交待，抽身便走，由后厨另一师傅出来接勺。

又一锅面熟了，新师傅麻利地逐碗捞面，调好佐料，吆喝一声，“凭票端面！”我傻眼了，后面的人都伸长了手举着那张纸签儿，唯有我两手空空。我想向厨师解释前面的师傅已收了票签投入水碗了，但抬眼一看，属于我的那一绺儿已在水中濡为乌有，口说无凭啊。

想请后面的食客做个证，又怕别人不肯。更担心新师傅会误以为我舍不得那一角二分钱，想来这里浑水摸鱼白蹭吃。那一刻，羞涩与自尊交织在一起，化为虚怯与隐忍。一阵纠结后，我空蠕着喉结，悄没声地从拥挤的队伍里退出来，神情黯然地走出小食店。

回想起来，那并不是什么可引为自得的过往。有时候，我的羞涩总是伴随着一些尴尬、挫伤和落魄，甚至因羞涩而导致过分腴腆拘泥，缺少应有的骁勇与果敢，蒙受委屈和损失。但是，在羞涩袭上心头时，灵魂中随之衍生出来的单纯、善良、谦恭、谨慎、矜持、内敛、明底线、不妄作，这些善与美的因子却让我浸润于一种温馨明媚的波光中，给我实诚为人、不负良心的力量和底气。

“浣花溪”征稿启事

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不在征稿范围内。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散文”或“游记”或“小小说”。作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副刊选用。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卡号、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投稿邮箱: huaxifukan@qq.com

红墙有约

散文

何一东

那日傍晚，天边的晚霞绚丽多姿，和煦的微风令人愉悦。下了班，和几位朋友相约去文殊坊吃凉粉。吃罢时间尚早，便在文殊坊闲逛。

我们来到与文殊院一墙之隔的文殊巷。这条小巷不长，二三百米吧，有一段时间没经过此地了，发现巷子里有了一些新变化：镶嵌的青石板，古朴而雅致，那一面墙被新刷了一遍，红红的颜色庄重而喜庆；墙上攀爬着绿油油的爬山虎，文殊院里的翠竹伸出青枝绿叶来；小巷的商家比以前多了，盆栽的三角梅、绿萝、荷花等各色植物争奇斗艳，煞是好看。走在小巷，我蓦地有穿越时光之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

小巷的中间地段，靠墙的位置摆放着五六张小长条桌。桌旁一小块竹编上缝制的布条上，绣着一个蓝色的“茶”字。下面有一个小木框，用篆书写着“红墙有约”。

我正在专注打量，一位穿着休闲长裙、肤色白净、气质颇佳的中年女士向我们招呼道：“喝茶哇？请坐噻，红墙巷的环境多巴适的。”

我们坐下，喝上了成都人喜欢的花茶。环视四周，茶客不多，环境确实幽静，不闻车马喧，仿佛一个城市，两个世界。女士告诉我们，她姓熊，在某大学教书，在这里租房开了个工作室，卖茶只是附带，很喜欢这儿的环境氛围。

夜色来临，与其他景点的灯光璀璨不同，红墙巷显得很安静，就像一位温柔妩媚的女子，不花枝招展、不锋芒毕露，内敛含蓄，别有一番魅力。

说话间，熊女士拿出一个小话筒，问我们唱不唱歌。她说，来这里喝茶就是休闲，还要体验一点文化氛围。边说边打开手机，伴随着音乐，轻轻唱起了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我可是君姐的铁粉，一下来了兴趣，听熊女士唱完，也接过话筒，唱了一首《今夜想起你》，虽然话筒的效果一般，但感觉很好。

与熊女士相邻的玉店店主董董性格开朗、美丽大方，见我们龙门阵摆得热闹，唱得高兴，也主动加入。董董和熊女士索性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报以掌声。

这次喝茶后，我对红墙巷的好感大增。加上离住家不太远，后来又约三五好友去喝过几次茶。董董店里还有两台古筝，专门请了一个古筝老师教授爱好者。她告诉我们，她一直喜欢艺术，至于卖东西赚多赚少，她并不在乎：“自己活得开心就好。”

一天晚上，我和两位朋友正在董董的店外喝茶，来了一位年轻姑娘，容貌靓丽，气质不俗。董董告诉我，女孩叫小李，是来学古筝的，她住家比较远，白天要工作，但仍坚持来学，很好学上进。

小李姑娘在等老师上课的空暇，和我聊了一会儿。她说，虽然忙，但希望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多一点爱好才行。

10点过了，小李才和老师收拾完毕回家去。小李朝我挥挥手，道了一声晚安，窈窕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一天清晨，下着小雨。董董拍了个视频发在朋友圈。只见红墙巷的石板地水盈盈的，爬山虎显得格外的绿，遮阳伞滴下的雨，像断了线的珍珠坠落，一只灰色的斑鸠从文殊院的树上轻盈飞落在红墙巷的地面。远处，一位打着红色雨伞的行人走过小巷。董董配上音乐，写下自己的感受：“独爱烟雨迷蒙，无端天与娉婷。只见片叶飞花时，碎影舞幽径。”

那一刻，我的心被这美丽的意境深深打动。生活，虽然更多是平凡，但我们可以用一双灵巧的双手，去弹奏人生快乐的乐章。

茶与道

王克明

道教讲究修真养性，目标是通过清修归本还原，与道合一。司马承祯在《坐忘论·收心》中主张：“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心乃合道。”而茶性俭淡、平和、空灵，自然是道家修炼首选饮品。

道家与茶关系紧密，陆羽在《茶经·七之事》列出几则仙道与茶的故事：陶弘景《杂录》记载说，苦茶能使人轻身换骨，汉代神仙“丹邱子、黄山君服之”；《搜神记》说，夏侯恺去世后，其魂魄回到家中还向人要茶喝；《神异记》说，余姚人虞洪进山采茶，在仙人指引下，果然寻到大茶树；陶渊明《续搜神记》说，宣城人秦精，进武昌山采茶，在“毛人”指引下找到一丛茶树；《广陵耆老传》说，晋元帝时，一位神仙老太婆，每天提一器皿的茶到市上去卖，赚的钱施舍给路旁的孤儿、穷人和乞丐，官吏把她关进监狱，她从窗户飞了出去；唐释道该《续名僧传》说，南朝和尚法瑶，在武康小山寺遇见沈台真清真君，年纪很老了，用饮茶当饭。

这几则茶事说明，在道家的认知中，不仅生者要饮茶，死者也需饮茶，常饮茶可羽化成仙。道家对茶的追求在唐诗中也能体会到，陆羽时期有茶仙之称的卢仝在《七碗茶歌》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青城山产茶历史由来已久，西汉时王褒《僮约》中设有茶市的“武阳”，就在今岷江中游彭山段，那里的茶叶就产自青城山所在的龙门山一带。当代著名文化学者王纯五对东汉天师道二十四治逐个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治地中心多在山区，并多依凭较大江河，且有出盐和产茶之区，如青城治产贡茶，鹤鸣治产仙茶，后城治也出好茶。

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蜀州青城县生丈人山，青城县有散茶、木茶”的记载。明代冯应京《月令广义》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蜀中雅州蒙山有五峰，峰顶上清峰有茶园，产甘露茶。昔日有僧人“病令且久”，在一老者指导下至峰顶，待春来采获“雷鸣茶”一两，饮后病愈。80岁气力不衰，到都市里，观其面貌就如30多岁人一般，“后入青城山，不知所终。”青城山是道教圣地，是出好茶的地方，乃归隐修炼绝佳之境。

清代江锡龄《青城山行纪》记录的是青城名胜，在“芙蓉坪”一节载道：“茶以上清官及此地产者为最佳，龙团雀舌甲于诸品。上方所需，皆取给于此，每岁例贡八十斤。沿山上郁郁葱葱，弥望苍翠者皆茶树也，故山中人又呼其为贡茶树云。”青城贡茶早在北宋时期就有史料记载，清代贡茶的采制，明确了是由青城一带的35家僧道共同采制，由道士苗一伦和李太浩办理。

江锡龄沿着蜿蜒的山道来到园明宫外，将其所见的道家制茶过程记录下来：“闻必剥声不绝，询其故。道人曰：时届春贡期近矣，山中人躬自作苦，不图为贵客所闻。就视之，巨釜（一种大口锅）六七具，负墙而列，墙外壁曲突，数人燃薪其中，釜炽，则以巨釜盛嫩茗纳入，合两手左右绕之，不以杖，不以箸，不以把铲也。少顷，烟焰眯人目，隐隐作爆豆声。取置竹箔上，一人揉且播，若团面然。汗涔涔如，弗顾也。既而盛于缣囊，踏之以足，往复蹂躏，数数乃已。如是者再。启视，则叶片缩如豆，白毫茸茸然。斤，得不过四五两。即山中所称之鸦雀口也。余曰：噫，是其焙与治同也。治炼形，焙炼味。炼至多为至少，故能以至少致至多。”

青城道茶的制作过程一目了然，青城茶道深蕴其中。